

世相物语

辛丑立冬之际的一场雪,来得突然、悄然、轰烈。十一月六日早,晨起后,发现天空阴沉沉的,完全不像五日的天气,晴朗而温暖。随着寒风的凛冽,忽然下起雨来。街道上铺满了落叶,银杏叶的金黄,梧桐叶的黄绿,相拥着扑向行人的脚下。清洁工忙碌地挥舞扫帚,嘴里轻声地嘟囔而显无奈。看着这四处飘落的叶子,望着零星的雨点,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文人赞美落叶的句子,“听雨寒更彻,开门落叶深”“落叶聚还散,寒鸦栖复惊”。晚饭后,萧瑟的天空,飘起了雪花,初是细碎的小白片,又嫌招呼的轻淡,随即扯起了大大的鹅毛,肆意地扑向人间。这就是辛丑冬到来的问候,悄然而隆重。她的来临,又显突然。人们不曾想,今年的雪这么早就来了,出乎意料,看来,今年是个寒冬了。

风越来越大,雪亦浸着热闹。马路上行人越来越少,不久,路边的汽车戴上了雪帽,树木花草穿上了雪衣,有人穿得厚厚的,站立在人行道边,静静地望着天空,欣赏着雪的世界,享受着天

籁的寒寂。落叶,雪花随着寒风搅在一起,纷纷攘攘,扑向城市的角角落落。寒冷的静悄,思绪飞扬:“霜景催危叶,今朝半树空”“浙浙寒风落叶稀,卧闻孤雁掩柴扉”。楼宇的灯光,星星点点,闪烁在寒夜;路灯,在雨后飞雪的情景中,昏暗而微弱。公交车上,乘客寥寥无几;穿行的车辆,全然没有往日的气派。秦人是喜欢雪的。孩提时,关中冬天时常下大雪,那时,乡村道路多为土路,下雪后,各村都要组织村民去扫雪。将路上的雪清扫后,推向田地里,期望来年有个好收成。有时候,下雪天要走近亲戚,雪花落在身上,旷野白雪皑皑,万籁俱静,喜鹊、乌鸦、麻雀立在柿子树上,鸟的叫声,为这寂静奏起了动人的乐声。微风吹起了洁白的雪花,飘向了原野,飘到了人的脸上,轻柔、湿润。孤独行走的脚步,踩着雪路,发出清脆的吱吱咯咯声。行走的寂静,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晴后的天空,阳光明媚,空气清新怡人。冬阳照射在雪地上,耀眼而炫目。这时,讲究的人戴上了墨镜,这便是寒冬的一道风景。

春草

下雪的时候,最高兴的是儿童。街巷、柴院堆起了雪人,有的高大,有的矮小;有的是动物,如猪、羊、狗等;有的雪人涂上了胡子,有的戴上帽子围上围巾。五花八门的雪人煞是好看。孩子们打起雪仗,玩着游戏,倒是有趣。有趣的还有“冰挂”,亦称“冰溜”,冬季房屋顶上的雪在阳光下融化,雪水顺着瓦当滴落。到了晚上,气温骤降,滴水线被冻成细长的冰柱,俗称“冰挂”,到了第二天,积雪继续融化,雪水顺着冰溜而下,到了晚上又被冻结,这样,“冰挂”就长大了。小孩拿着竹竿或长棍,将“冰挂”打落,拿在手上玩耍,戏闹,颇有趣。童年的记忆,就这样深刻在孩子们的脑海里,成为“乡愁”,伴随终生。想起这些幼时趣事,勾起缕缕情思,缠绵胸间,驱动着离乡的人们,胸间涌出向往家乡的冲动,回乡的日程就形成了。对家乡的魂牵梦萦,就是被这些看似轻微、柔软的细节牵动着,幼时的一枝一叶,竟然是远离家乡人们的牵挂,不时地揪心,挥之不去,欲罢不能。雪,是吉祥的,是美好的,她能使人

们放松心情,悦动心灵。赏雪,便是冬季北方地区的游乐活动和人间乐趣,观赏雪景,亦是世界范围内的旅游项目。洁白世界,旷阔无际。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成就了雪的震撼!千峰万岭,塔云银顶,实为壮阔;冰川寒江,蜿蜒曲折,响起了雪的奏鸣;洁白无瑕,冰雪聪明,多为品高雅雅、智慧灵动人的精美赞誉。不光如此,瑞雪兆丰年。大雪还承载着劳动人民的期盼,盼望着来年有个好收获。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便是吉祥祝福。

比起往年,今年的初雪早早降临,确是趣事、好事。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,亦为盛世表征。想的是不负苍天,不负韶华,勤耕力作,勤奋不怠,必是骏马驰、牛雄壮、羊成群、猪满圈、粮满仓、人幸福……

思绪到此,想起了前些年大雪后的习俗,《忆秦娥·雪》聊表心迹——
鹅毛斜,扑窗窗前银花叠。银花叠,眺望原野,万妆素裹。
八百秦川冬景别,好似春风故里歌。故里歌,放眼来日,勤耕早作。

人间真情

候车大厅内,广播声突然响起:“请一位老人注意,您的儿子大宝在找您……”坐着的、站着的、走着的乘客,都往声音来源处望去,不用说是被“大宝”这个名字所吸引,也为那位被寻找的老人关心。

一连广播几遍后,人群中,有苍老的声音响起:“大宝,我在这儿,我在这儿……”一位秃顶的中年男人急匆匆跑来,喊着“娘”,众人皆注目。人至中年,被父母呼唤乳名,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,一个人长大后,被喊乳名的次数便少了,除了父母。于是这名字便常常蒙了尘,但父母每一次呼喊,都会把这乳名擦亮一次。

乳名,是孩子出生后父母就为他贴身佩戴的一块玉,有珍爱与祈福之意,虽然这玉看起来就像是一块丑陋的石头,铁蛋、狗剩、大牛……村里的一切事物,都有可能成为孩子的名字。乳名越土气,就越好养活,村里老人们都这么认为。

小时候,每到黄昏,母亲们的呼唤声此起彼伏,被晚风携带,走街串巷,准确送到自家孩子的耳边去。“狗娃”“二牛”“三羊”,乍听起来,以为是喊狗喊牛喊羊

被父母擦亮的名字

春雷

呢。玩得正带劲的孩子听到几遍呼唤后,便恋恋不舍散开,朝自家院子奔去,若晚了,说不定屁股就会接受母亲巴掌疼疼的问候。

当对自己的乳名有所抵触时,说明这个孩子已经长大。随着时光的脚步,那个土里土气的名字,像孩子曾经喜爱的玩具一样,慢慢被冷落。但到了一定年纪,他又会重新认识乳名,不再嫌弃,会发现从爹娘嘴里喊出的那个名字,是多么亲近和自然、多么慈爱 and 温暖。

无论我们年纪有多大,听着爹娘喊自己的乳名,就会感觉自己依然是个孩子,依然有撒娇的权利。

和一位朋友喝酒,他说每天傍晚回家,一进门就喊娘,娘听到了,就喊自己“三娃子”,那一刻,感觉世界一下就暖了起来。

对我说“乳名是父母为孩子贴身佩戴的一块玉”,我的另一位朋友不这么认为,他说乳名是父母为孩子穿的第一件衣服,他在一首诗里,说乳名是:这辈子,爹娘替你缝制的第一件衣服/慢慢地小了,旧了,被压放在岁月的箱底/慢慢地,你就淡忘了它的颜色/但总有人记得它/总有人记得在每个潮湿的季节,把它翻出来晾晒/拍拍打打/并在你突然回家的那个傍晚/重新给你披上:温暖而合身……

老来再度“新婚”别

罗锦高

夫妻之间

本想退休后,过几天安宁日子,未曾想还得看孙子。这些年,我们老两口轮流“南征北战”,一个给儿子看娃,一个给北京的女儿照看孩子。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,不用我们多操心,但我俩身体尚可,不帮儿孙做些什么,怕亏欠太多,心里过意不去。

每次临别,老伴都要坐公交到西安再乘高铁去北京。我说我送送,她说咱家到西安才半个多小时车程,没必要多花路费。我说我花钱是为了买感觉,说白了就是换回留恋。她没再说什么,默许我送。

送她上高铁后,我放心回来。街头已华灯初上,市声喧嚣。一进家门,颇感异样孤独,家像被掏空了。我坐着不是,站着也不对劲,找事情做,双手却不知道要干啥。明明手里拿着碗在锅里舀饭,却把空碗对着水龙头;拿了锅铲准备炒菜,却握着铲把在冰箱里寻找什么。我整个人魂不守舍,就这么傻愣着。曾问自己,这是怎么了?按常理,身已到家,心便安在家,可没有老伴的叨叨,缺少她的斥责声,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的心。此等感受,与三十多年前的新婚别没有什么两样。

年轻时的新婚别,只是一两

个星期。那时交通很不方便,婚后分居渭南北,到周末或月底骑行,中途还要摆渡船、挽裤腿、踩沙滩、蹚浅水,扛着自行车上船下船再上路。茫茫一水间,坑洼砂石路,怎能挡住相会的脚步,路上快行如风,那时年轻脚力健,劲头大着呢。全程六七十里,觉得几步路就到了她任教的学校。

如今,她不在家,日子就得自己过。一日三餐,要自己买,饭得自己做,衣服要自己洗,什么都得学着做。男人,离开了女人,自己弄得饭菜就是没有老婆做得香,擀的面没有她擀得筋道,男人难道非要靠女人才过得好吗?饮食起居,与往常无异,但日子却感到少盐寡油,缺了许多韵味。晚间休息,听不到她的鼾声鼻息,觉得房子空无所依。好梦坏梦刚醒,两眼失落地对着窗外的白光,依恋至此,怎么像个孩子呢。

早晚照例出去散步,暂无她陪伴左右,我只能踽踽独行,街头见到年轻人双双对对携手而行,想起自己曾有过相伴的身影。看到年迈的老人牵手拄杖过马路,慕其如此恩爱,想想自己也应当这般。

别后,让我学会了打理生活,学会了更加珍惜亲情,珍爱自己,也多了一份牵挂和期盼,有了期盼仍是生活的真味。

愣子的暴脾气

汪清龙

十几年前,愣子从乡下搬进某系统新建的小区。原本没有购房资格的愣子,是掏了差价从别人手中购买的二手房。

小区住户相互熟悉有个过程,但愣子一家很快便被大伙认识了。因为隔三岔五,愣子家就会传出吵架声,时不时还有拳脚相加、摔碟子摔碗之声。

要说愣子的坏脾气,他媳妇领教最深。为防止愣子出去做事惹是生非,他媳妇在小区外街面上,开了家成衣店,只让他晚上过去帮着看店,这还是捅了篓子。一次,一对小情侣反复试穿几件衣服,愣子吼道:“你俩看就上就买,看不上快滚,挑来挑去的,烦死人了。”小情侣哪还敢再试,拉起手往外冲,男青年临出门扔下一句“凶得像藏獒”。类似小事发生几次后,小店面可罗雀,不到一年就关门了。

愣子觉得周围人一直瞧不起他,儿子考上一本,总算让他扬眉吐气了一回。他最期待周末儿子回家,一家人度过快乐的时光,可他们一家三口无节制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传得老远,有时要持续到凌晨。

别人还能将就,住在楼上老秦的女儿面临高考,根本无法学习和休息。老秦实在憋不住了,怒不可遏地冲到楼下敲愣子家的门,没有任何反应,只得劝女儿继续忍耐。第二天,老秦等到下午,见到无精打采的愣子下楼,便赶忙上前提醒,谁知愣子两眼一瞪:“嫌吵,有本事住别墅去啊。”老秦又向小区物业反映,也是不了了之,愣子该咋还咋。

愣子做梦都想赚钱。他发现卖鱼生意不错,便从三楼水龙头接管子拉到地下室,用几个大塑料盆接水养鱼,再和媳妇拉出去卖。说来也是倒霉。那天,愣子和媳妇拉鱼出去之前,楼上停水,忘记关水龙头。等他们回来,地下室的水足有一尺深,把邻居家十多间库房全淹了。邻居们对愣子长期的扰邻行为受够了,那天中午,受害的住户把驻片民警和物业管理人员叫来,将愣子和媳妇围住,你一言我一语,像开批斗会一样。愣子把晒得发烫的头发在裤裆间,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突然,在大伙没有提防的情况下,愣子的暴脾气又上来了,他对准那个站在他面前喋喋不休的女邻居腰上就是一拳,那女的“哎哟”一声窝在地上。几位男士帮助民警按住愣子,有人打了120。民警准备把愣子带往派出所时,从楼口踉踉跄跄走出一个老头,跪在大伙面前,声音颤抖地说:“我儿子没上过学,脾气暴躁,时常祸害邻居,今天又惹了这么大的烂子,我这老脸给大伙撞不是了。”愣子因打折女邻居肋骨,被判刑三年,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。小区恢复了本该有的安宁与平和。

小小说

购买时光

程磊磊

周末,女儿蹑手蹑脚地来到我的书房,希望我陪她玩一会儿,可是,我因为工作,便拒绝了她的请求。女儿有点失落,但又想争取一下,鼓起勇气对我说:“爸爸,我可以把我的零花钱都给你,能买你一点时间吗?我想和你玩一会儿。”她的这句话,令我惊讶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和家人相处的时光变得越来越少。我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、社交、学习等提高自身能力上,从而降低了家庭在我生活中的地位。我一直以为,只要我事业有成,以后会有大把时间陪伴家人。可是,女儿的话,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,给我当头一棒,让我的脑海翻起了滔天巨浪,一幅似曾相识的画面,从我的记忆深处翻涌出来。

我的童年时期,有一段时间,父亲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由于工作原因,父亲经常出差,我们一年见不了几回。每当和小伙伴们玩耍时,他们说到自己的爸爸如何的好或不好时,我都会流露出羡慕的神情。记得有一次作文课,老师布置的命题是《xx的父亲》,同学们写的都是勤劳、严厉、慈祥等等,而我的标题是《隐身的父亲》,因为他经常消失,有时候晚上还在陪我吃饭,早上醒来就不见了。我问过母亲,爸爸为什么不能在家陪我?母亲回答:“爸爸要挣钱养家呀!”从那时起,我就认为,在父亲心里,钱比我重要。

为了让父亲在家里多陪陪我,我开始了“存钱”行动,将买学习用品和帮母亲买生活用品找回的零钱、爷爷奶奶给的买零食和玩具的钱,都存进了存钱罐。后来我还学会了“挣钱”。父亲在家的时候,喜欢让我帮他拔白发,可是不愿意,父亲就出钱让我拔,拔一根一分钱,一听能挣钱,我便欣然答应,每次都能挣一二毛,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,因为那时候,一分钱就能买一个冰棍。就这样,经过一年多时间,我的存钱罐总算存满了。



我抱着装满钱的罐头瓶,来到父亲面前,伸手递给了他,父亲有点诧异,问我为什么要给他钱,我说:“这些钱是买你的时间的,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挣钱了,可以在家陪我。”听了我的话,父亲的眼睛开始泛红,然后盯着我有点紧张又充满期盼的眼睛,看了许久,最后一把把我搂进了他的怀里,说出了我期盼已久的答案。

从那以后,父亲真的没有再离开过我。他辞掉了那份工作,在家附近的工厂里当工人。他用半生的时光,赐给了我健康快乐的青春岁月。

我用一罐头的零花钱,购买了父亲半生时光。现在,女儿也来用她的零花钱购买我的时光,就像一张利爪撕开了时光隧道,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父亲在说出答案后,我的脸上所呈现出的幸福和快乐。这应该也是我想从女儿脸上看到的吧!我扪心自问。

看着女儿焦急等待答案的样子,我的心一阵刺痛,因为我曾经也这样等待过,而我等到了我想要的答案。我现在的心情和当时的父亲是一样的,所以我的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答案。

我拉起女儿的手,温柔地对她说:“我的周末时光被你买走了,以后的周末我都会陪着你。”听了我的话,女儿开心地跳了起来,拉着我的手朝门外走去,走进了属于我们俩的快乐时光。

快乐家园

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1950年2月7日创刊 邮发代号51-7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1-0015 陕工网网址http://www.sxworker.com

欢迎订阅陕西工人报

订阅方式

- 一、各市(区)总工会(含西安市三环以外)请前往就近邮局订阅;
二、各省级产业工会、各单列单位工会及下属单位、西安市三环以内所有单位,统一订阅方式:
1.关注“陕西工人报”微信公众号,下载征订单;
2.登陆陕工网http://www.sxworker.com下载征订单;
3.请在邮箱下载征订单(b87345725@163.com 密码:87345725b);
4.咨询电话:刘海英 18133921020 029-87345725

全年定价: 336元/份

